

●刘兹恒 潘 梅

及之而后知 履之而后艰

——纪念周文骏先生《文献交流引论》出版20周年

摘 要 周文骏教授的《文献交流引论》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重要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周文骏先生吸收了国外“交流说”的合理内核,立足中国现实,把交流思想由图书馆学情报学拓展到目录学、档案学、文献学等学科;并且在交融升华中创建了一门更上位、更综合的新学科——文献交流学。这是中国图书馆学家对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做出的一大贡献。表2,参考文献18

关键词 文献交流论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周文骏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Zhou Wenjun's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in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1980s. Mr. Zhou adopted the rational core of foreign "communications theory", focused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nded the "communications theory" from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o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archiv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thus forming a new discipline "theory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s", which is a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tist to the world. 2 tabs. 18 refs.

KEY WORDS Theory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s.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Zhou Wenjun.

CLASS NUMBER G250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前主任、博士生导师周文骏教授是我国当代享有盛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在他从事图书馆学研究60年的时间里,一直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笔耕不辍,至今已著述宏丰。在周先生学术高峰期间的理论著述中,除对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图书馆工作的作用、体系和发展》(1979)、《图书馆工作概要》(1980)、《情报学导论》(1980)、《概论图书馆学》(1983)等之外,另一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当是1986年7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文献交流引论》。这本仅10万余字的著作,不仅秉承了周先生善于把握事业整体规律与学科内在逻辑关系的治学特点,而且于理论空间与学术视野方面也有重大突破,充分展示了周先生昂扬的学术锐气与深厚的理论涵养。

《文献交流引论》出版距今已20周年,先生之文,读之若饴,于我后辈学人,启发良多。值此书出版20周年纪念之际,重新检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20年来的学术探索历程,既让我们感佩周先生著作持久的影响力,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周先生在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1 《文献交流引论》概述

二战结束以后,长期与图书馆学交织在一起的情报学得到迅速发展,它要从图书馆学中分离出去的倾向也愈益明显。到1970年代,情报学的技术优势不断凸显,人们对图书馆学,包括其名称、方法、理论的科学性等方面不断提出质疑,不少图书馆学研究者甚至放弃了图书馆学,直接转入了情报学研究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图书馆学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等有关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一时间,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学科定位与归属的争论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种争论的余波也影响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图书馆学。

面对情报学的冲击,如何认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科关系问题,这对刚步入正轨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是一个极大考验。周文骏先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曾归纳了当时图书馆学界的三种观点:①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这两门学科的内容组织在一起,成为一门学科。②将情报学的内容结合到图书馆学中来,建成“图书馆情报学”。③寻求二者共同的内容、原理、方法,并综合相关学科,建立一门新的、更上位、更综合的学科^[1]。他认为第三种观点最有前途,因为“文献

交流是出版发行、图书馆、档案、情报、书目等工作的共同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和目录学等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文献交流的理论可以解释和指导出版发行、图书馆、档案、情报和书目等工作。”^[2]周先生洞悉到了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结合传播学的理论,在一个更广泛的学科基础上撰写了《文献交流引论》这本著作,意欲建立起一门对相关学科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新学科——文献交流学,同时也为图书馆学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文献交流引论》分七章进行了文献交流学的理论构建。第1章论述了文献的基本内容,包括文献的种类、作用、发展历史等;第2~5章就文献交流的性质、系统结构、交流渠道、交流层次、交流的专业人员、机构、读者需求和基本工作进行了一般的规律性阐述和探讨,分析了文献交流的基本要素;第6章和第7章则分析了文献交流的标准化和交流的障碍等重要问题。在本书中,周先生高屋建瓴,从出版发行学、图

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目录学、文献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处挖掘共性并科学整合,提出了文献交流是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各相关学科共同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从而在众多的“交流说”中,首倡了“文献交流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

周先生的《文献交流引论》既能在条分缕析中综合升华,又能在博采众长中阐发创新,其视角独特,结构严谨,语言精炼,今日观之,依然是我国图书馆学的经典论著。

2 《文献交流引论》的理论特色与历史局限

2.1 理论特色

(1) 和而不同——本土化的文献交流说

“交流说”思想在国外国内皆有源可溯,这些思想或隐或显,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较著名的“交流说”思想主要有这几种(见表1)。

表1 国内外“交流说”思想略例

国别	人物	观点
美国	巴特勒	“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到现在人们意识中去的一种社会装置。” ^[3]
美国	谢拉	“交流一词的含义就是共享”。“由于交流不仅对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然而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者是社会的工具,而且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日本	椎名六郎	“情报理论和图书馆学都是以人类社会的情报交流为对象的科学。两者都是立足于情报交流现象的同一基础上。” ^[5]
苏联	丘巴梁	“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 ^[6]
中国	杜定友	“图书馆的功用,就是代社会上一切人记忆一切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 ^[7]
中国	徐家麟	“以图书馆学术所获得之成绩,所启示之方案、为工作之张本,更以现代图书馆服务、免费、公开等高尚原则这实施之力量,进而尽量与其他事业,谋所以借镜、所以协作者,以达到共存共荣之境地,及其他诸端也。” ^[8]

分析表1观点可知,这几种“交流说”都是在图书馆学或情报学的学科范围内提出的。国外的几种观点因明确采用了“交流”的概念,故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交流说”主要是指这些。而国内学者杜定友与徐家麟的观点虽也蕴涵着交流的思想,但因未正式提出“交流”的概念,所以后人并未将他们的观点纳入“交流说”中。也就是说,在我国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交流说”是直接来源于国外的。

周文骏先生吸收了国外“交流说”的合理内核,立足中国现实,把对“交流”的认识创造性地扩展到了目录学、档案学、文献学和出版发行学等与图书馆学相关的学科,试图创建一门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新学科——“文献交流学”。按照周先生的说法,“文献

交流论”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交流的文献,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以及组织交流的机构等等。”^[9]他希望通过建立“文献交流论”能够彻底摆脱以往图书馆学仅是对图书馆具体工作进行解释、说明和描述的局限,重新站在“文献交流”的高度去审视图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文献交流论”以社会交流系统为背景来综合考察图书馆及其他文献机构的活动,无疑使人们有可能从各种相关学科中吸取理论养分,从而也升华了图书馆学的理论解释力。由此可见,周先生的“文献交流论”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把交流思想由图书馆学情报学拓展到目录学、档案学、文献学等学科;其二是在交融升华中创建了一门更上位、更综合的新学科——文献交流学。这两大特点无疑是周先生对“交流说”最具中国本土

化的创新。也就是说,这一源于西方但却产生于中国的“文献交流论”,使“交流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国图书馆学家对世界图书馆学理论所做的一个贡献。

(2) 似同实异——三种“交流说”之比较

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交流说”,学界一般认为有三大派别: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这三者在我国许多图书馆学研究专著或论文里都被当做同一种理论的三种不同表述来进行介绍。而笔者认为,这三者并不是同一理论的不同表述,下面简要分析之。

第一,就理论观点自身而言,它们存在着质的差异,见表2。

表2 三种交流说的比较

类别	出发点	追求目标	实质	特点
文献交流说	文献交流子系统	寻找文献学学科成员的深层共性	构建一门新学科	内生性、整体性、超越性
知识交流说	图书馆	以知识交流为支点研究图书馆的特殊过程与特殊规律	表达一种观点立场	外生性、局部性、自我性
文献信息交流说	图书馆	以文献信息交流为支点研究图书馆的理论与方法	表达一种观点立场	外生性、局部性、自我性

显然,“文献交流说”要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这个过程必定会超越图书馆的界限,涉及其他相关学科。周先生以此为基础,旨在建立一门新学科。而“知识交流说”的出发点是图书馆,它主要研究图书馆及其事业的知识交流规律,并不涉足更广泛的领域,所以只能是图书馆学内的“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也主要是研究图书馆进行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与方法,其实质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它比起跨学科研究的“文献交流说”,从学科范围上看显得较窄。其次在内容层面上,“文献信息交流说”也有厚此薄彼之嫌,即存在剥离文献载体谈文献信息的倾向。周文骏先生对此有深刻认识,“没有记录观念信息的空载体的交流是没有意义的,不依附于文献载体的文献信息交流也是不存在的。”“脱离文献载体去研究纯粹的文献信息交流是不全面、不现实的。”^[10]

可见,“文献交流说”的出发点是社会交流系统中的整个文献交流子系统,所追求的目标是把握涉及文献交流各学科间的深层共性,实质是以此为支点构

建一门新学科。而“知识交流说”与“文献信息交流说”的出发点仅是图书馆,追求目标也仅是把握“知识交流”与“文献信息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理论、方法、规律。它们无意于构建一门新学科,只是以此为视点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进行阐释,最终演变成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表述。因此,从三种“交流说”的理论解释力看,“文献交流说”具有探索文献交流规律的内生性、跨学科研究的整体性和寻求宏观指导意义的超越性;而“知识交流说”与“文献信息交流说”则相对只是体现出了“交流”概念的外生性、图书馆学研究的局部性与认识图书馆规律的本我性。

第二,就理论建构而言,最能代表这三种“交流说”的理论文本依次为:《文献交流引论》(周文骏)、《图书馆学原理》(宓浩等)、《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作为不同“交流说”的后续文本的理论建构,三本著作的结构殊异。《图书馆学原理》主要谈了知识、知识载体和知识交流、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事业、文献、读者、图书馆工作机理与

工作内容、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发展史略、图书馆学的未来等;《图书馆学理论教程》主要谈了信息、知识与文献、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图书馆的类型研究、图书馆管理、比较图书馆学、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学等。从中不难发现,“知识交流说”和“文献信息交流说”的后续理论建构似乎与其提出的观点并无多大联系,整个理论体系的创建都表现出了观点游离在结构之外这一弊端。尽管这两本著作都确立了各自的理论支点,但这个支点却并未撬起相应的“理论地球”。“这正是我国图书情报学著作普遍存在的致命缺陷,即在确定了一个逻辑起点后,并不据此来演绎理论体系。”^[1]而周先生《文献交流引论》的结构,则紧密围绕“文献交流”这一核心观点展开,保持了观点与结构的高度统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献交流引论》的第2~7章的论述中,周先生以“文献交流”的观点贯通出版发行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目录学、传播学等学科,独树一帜地构建起了自成体系的“文献交流论”。

由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三种“交流说”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并列,也不是由前向后逻辑上的跃升。“知识交流说”与“文献信息交流说”可以看成是双胞胎,但加上“文献交流说”后,这三者并不构成三胞胎。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起点、目标、结构和视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3) 珠联璧合——学科交接处的理论建构

周先生在出版发行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目录学、情报学、文献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交接处构建理论体系,在学科的临界点上实现“脱域”与“重组”^[12],凸显了一门新学科——文献交流学。文献交流学通过与相关学科的珠联璧合,既大大拓展了学科的对话场域,又为其相关学科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深描的可能,充分体现了周先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高度的理论自觉。

“文献交流说”是一种在学科交接处凸显的理论,它的意义不只体现出一种知识的再生与视野的拓展,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学科思维方式的转变:由图书馆学实体论思维方式转向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由单子式思维方式转向系统论思维方式,由封闭式思维方式转向开放式思维方式。这种方法论的创新也是《文献交流引论》最鲜明的理论特色之一。

2.2 历史局限

《文献交流引论》无疑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理论著

作,它的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但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探索与自我反思中发展完善的,我们要丰富与发展周先生的文献交流思想,就有必要对它的历史局限进行反思。

(1) 学科本身的联系略显单薄

《文献交流引论》在出版发行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目录学、文献学等学科的交接处,用“文献交流”来凸显它们的深层共性,但在处理这些学科间的关系时,按文献交流流程来线性展开与按行业部门条块描述的痕迹却依然存在。比如在论及文献交流机构时,它是从四个方面来展开的,即出版工作系统、图书馆工作系统、档案工作系统、情报工作系统,而对这四者的总体联系及复杂多维的关系揭示却显得比较薄弱。此外,在各学科“文献交流历史”的演变发展关系梳理上也有一些欠缺。如何打通各相关学科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索。

(2) 文献内容(信息、知识、思想)的交流机理不甚明朗

《文献交流引论》认为“文献的内容是文献的基本属性,它包含着思想、知识和情报,所以文献交流是一种思想交流、知识交流和情报交流。思想、知识、情报都是精神性的东西,所以文献交流也是一种精神交流。”“文献交流就是文献及其内容的传递、交换和共享。”^[13]这是极为珍贵的思想,它不但重视文献载体的交流,也重视文献内容的交流,这与现今的信息管理、知识服务等研究领域可以对接。它提到文献内容的思想性,这对于现今文献信息资源的组织、传递与阅读理念的引导都极富启迪意义。然而有些遗憾的是,本书对于文献内容(信息、知识、思想)的交流机理缺乏深入探讨(比如交流的动力、结构、效度、知识的消长规律等)。所以,挖掘文献交流的深层机理,进一步展示文献交流论的理论深度与厚度,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3) 新技术对文献交流的影响论述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信息技术对文献交流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以电子出版物为代表的各种新载体形式的文献不断涌现,使得文献从出版发行到阅读使用的整个交流过程都在发生变化,但《文献交流引论》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纸张型文献的交流作为分析的对象,没有进一步探索新技术对文献交流过程的影响。显然,在今天互联网日益普及、文献交流渠道更加多样化的环境下,如何对文献的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图书馆学的研究课题

还有很多。

3 《文献交流引论》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启示

(1) 要有中国问题意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图书馆学面临着怎样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是分道扬镳还是合二为一,迫切需要图书馆学研究者做出回答。周文骏先生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发现文献交流是出版发行及图书、情报、档案等学科的共同实践基础,又是它们的共同研究对象。由此发轫,周先生创立了极具本土特色的“文献交流论”,在一个更综合、更上位的层次上构建了一门新的学科,为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在内的各相关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可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有利于推动我们的理论创新;但只有具备中国的问题意识才可能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理论。这提醒我们,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既要有世界眼光,更要有中国问题意识。

(2) 保持观点与结构的统一

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图书馆学研究者都可以用一句高度浓缩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论点,但如果这种论点在他后来的理论建构中并未一以贯之,构成整个理论体系活的灵魂,从而在理论分析框架中不断彰显此种论点雄辩的力量,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样的论点就被不能充分证实它、支撑它的论据给否定了,成为一种被架空的理论学说。同时,这种不能贯彻、不能继发、不能深入本身也是对论点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深度质疑。周文骏先生的《文献交流引论》始终围绕“文献交流”的论点建构理论,在出版发行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目录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交接点寻找规律,不但体现出一种新视野,而且在观点与内容上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反观当下我国图书馆学论著写作的现状,急于提出一种观点者大有人在,但真正能把自己的观点证实得有理有据,并能在后续理论建构中得以坚持的人并不多。急躁与浮躁的倾向值得警惕。“江河湖泊有时尽,难得长流如山泉。”^[14]也许多一些沉淀和思考,我们才会少一些概念的炒作,少一些浮光掠影的高调说教,只有这样,图书馆学才有奔向“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15]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周文骏先生的《文献交流引论》让我们景仰的就不只是学的严谨,更是思的品格。

(3) 寻找学科对话的伙伴

当今,学科的分化与肢解越来越剧烈,各学科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研究领地。但学科的融合与渗透又是另一大趋势。在这个分化与综合的过程中,如何确立本学科的研究地位、拓展本学科的研究空间、增强本学科的影响力就成为重要问题。从学科发展来看,“增强学科影响力的途径之一,就在于梳理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并与其他优势学科展开积极的沟通与对话。”^[16]周文骏先生的《文献交流引论》从出版发行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目录学、传播学等的对话来构建文献交流学,从更高层次把握这些学科共有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规律,力图通过这些学科的对话来阐释和指导文献交流工作。周先生在处理学科对话上的关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应该成为当今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楷模。

今天,图书馆学能够寻求对话的学科越来越多,包括同族学科(如文献学、档案学、情报学等)、相邻学科(如教育学、知识社会学等)、远缘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法学、知识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17]。通过与这些学科对话,既可以吸取它们理论与方法的优势,将它们化约为图书馆学的生长因子;又可以突显本学科的“异质性”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同时互补性”,在学科整合中完善自身。如果说周先生在图书馆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辈图书馆学研究者如何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4 结语

在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中,低水平重复已成为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除了学术规范失调与体制不合理的原因外,学人自身恐也难辞其咎。在未来的理论征程中,周先生的学术精神堪为图书馆学人之榜样。也许保留一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谦逊,继承周先生等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我们的学术水平才有提升的希望。周先生在学术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如他的笔名“淡远”。他独特深邃的思想开启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时代,又留下了一个需要后辈不断深度耕耘的时代。由先生的《文献交流引论》引出的话题和未竟的话题都值得当代图书馆学人深思。“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18]在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周先生所提出的命题仍(转第95页)

信息资源市场上不同资源主体的利益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最终的资源共享成果中的获利,唯有在效益与公平原则的指导下,协调各主体的利益,才能使各资源主体权利与义务真正具有可实现性,维护和发展信息资源市场,实现真正的信息资源共享。

3.4 平衡利益关系

谁投入,谁获益,从平衡利益的角度解决信息资源共享的物质实现。各生产要素提供者按照各自产权及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贡献率,获取各自应得到的收入,这是市场按效率分配原则的体现。

传统的采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的思路,在理论上讲,给信息资源利用者带来诸多美好憧憬,但从现实效果看,这一想法缺乏现实基础。企业作为一类重要的信息资源主体,它以追求利润为最高发展目标,然而在一个免费的或低付费的资源市场是难以获得发展动力的。确立明确的产权关系就是确立了一项共建机制并最终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调动一切积极共建共享因素,维护和发展共享市场。

信息资源市场是一个以信息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资源市场,与其他的实体资源市场有着根本差异。全社会信息

资源共享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受到市场经济基本发展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市场为全社会信息资源的共享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伴随着信息资源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而来的,必将是最低社会成本、最高效的信息资源配置、最合理的信息分布结构和最大限度的全社会信息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 1 胡小明.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经济学研究.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高层论坛,2004
- 2 宋照来.信息不对称与经济系统. <http://www.gjmy.com/Article/Print.asp?ArticleID=6199>
- 3 吕忠梅.论经济法律行为.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陈能华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通信地址:湖南湘潭大学。邮编 411105。

阳 艳 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通信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2006-05-09)

(接第84页)需要进一步审慎思明辨笃行,要在履之而艰难的跋涉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 1,2,9,13 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3,24
- 3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
- 4 [美]杰西·H·谢拉著;张沙丽译.图书馆学引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221~223
- 5,6 王子舟.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纪念《图书馆学基础》出版20周年.图书馆,2001(3)
- 7 范并思等.20世纪的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17
- 8 徐家麟.论图书馆作业之学术化与事业化.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3,5(2)
- 10,14 周文骏,杨晓骏.文献学新论.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1)
- 11 徐引旒,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1999:123

- 12 季国清.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258~260
- 14 周文骏.张家界天子山一行小诗二十首.图书馆建设,1998(5)
- 15 张隆溪.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先生著作读后随笔.文景,2005(8)
- 16 邓正来.中国书评(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4
- 17 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40~258
- 18 (清)魏源.默觚·学篇二;陈光磊,胡奇光,李行杰编.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711

刘兹恒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地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 100871。

潘 梅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通信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2006-07-18)